《果冻世界——前篇：物质的尽头》

我：“你好。” 　　  
　　其实这种打招呼已经是我的一种习惯了，之后的顺序是：习惯性的微笑一下→坐下→打开本子→掏出录音笔→按下→拿出笔→拧开笔帽→看着对方→观察对方→等待开始。 　　  
　　但是眼前的她，并没看我。 　　  
　　这位患者大约30岁上下，脸上那种小女孩的青涩还没有完全的褪去，但是已经具备了成熟女人的妩媚和性感——而且没化妆。必须承认，她很动人——不是漂亮，是动人。不敢说漂亮女人我见多了，但是也见过不少。她这种动人类型的，直接和她对视的话，男的有一个算一个，都能“电”的半死不活的。当然，至于是否表现出来，那就看个人素质了。例如说我吧，我就是表现出来的那种——双眼闪亮了一下。 　　  
　　眼前的她盘腿坐在椅子上，眼睛迷茫的看着前方。虽然她的前方就是我，但是我确定她没看我，而是那么空洞的看着前方。就是说：不管她面前换成啥，她都会是那么直勾勾的看着。 　　  
　　对于这种“冥想”状态的患者，我知道怎么办——等。没别的办法，只有等。 　　  
　　大约几十分钟后，我看到她慢慢的回过神来。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你好。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嗯？你什么时候来的？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来了一会儿了。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哦，干嘛来了？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之前电话里不是说过了吗？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我忘了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那现在说吧：我想了解你的世界——如果你愿意说的话。” 　　  
　　她看着我反应了一会儿：“你不是医生？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不是。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原来是这样……那么你也打算做我的追随者了？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哎？这个问题我得想想。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好吧，我能理解，毕竟我还什么都没说呢。不过我说完，你很可能会成为我的追随者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笑了：“好，试试看吧。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坐稳了，我会告诉你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，究竟这一切都是什么，包括所有怪异的事情、不能解释的事情，我都会告诉你。仔细听，你就会解开所有疑惑的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@#￥%&☆！！！”这并不是我说的，而是我心里想的，因为她一下子点中了我的死穴。长久以来，我一直都质疑这一切，总觉得好像有什么不对劲，但是却又发现不了什么不对劲。总有那么一些事情让我想不出个所以然，但是却从未放弃那种质疑的态度。也就是说，扎到骨子里了。一旦这个死穴被点上，就算我快尿裤子了，也绝对不会动一步，我会一直听完，直到我有了自己的判断为止。 　　  
　　但可以肯定我的表情没有一丝变化：“好，你说吧。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你有宗教信仰吗？” 　　  
　　她这句话一下子把我从燃点打到冰点——没劲透了。她要是打算说某种邪教性质的教义或者胡编啥宗教思想，我决定立刻就走。 　　  
　　但我依旧不带任何表情：“没有。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嗯……那有点儿麻烦。”

我：“没关系，虽然我没有宗教信仰，但是我了解的不少。小时候因为感兴趣，所以看过很多。有关宗教你尽情说吧，我基本都能跟上。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哦？那就好，我就直接说了。佛教说：有个极乐世界；天主或者基督教不管怎么分教派，都会承认：天堂的存在；伊斯兰宗教也是极端教派还是温和教派，也承认：有天堂或者无忧圣地。道教从最初的哲学思想演化成一种宗教后，虽然并不怎么推崇天堂一类的存在，但是也有成仙进入仙境那说。听懂了吧？不管什么宗教，总是会告诉你有那么一个奇妙的地方存在。就算那些邪教也一样，而且那些邪教也没什么创新，都是在正统宗教上作修改或者干脆照搬罢了。要不那些垃圾教主宣称自己是某个正统宗教里的神、或者佛。反正都是一路货色：骗子。问题是：为什么那些宗教都会强调有那么个地方的存在呢？不管你怎么称呼那个地方。天堂啊，极乐世界啊，圣地啊，仙境啊。名称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都会说那个地方很好很强大，为什么？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这个我想过，我认为那是一种思想上的境界，或者说是一种态度而已。对于那种思想境界不管什么宗教都是一个目标。就是说很多路通向一个地方，很多方式达到一种思想境界。我是这么解释的。就像柏拉图‘完美世界’哲学观点一样，只是一种哲学理论的思想体现，而不是真的有那么个地方。” 　　  
　　她得意的笑了：“好，解释的很好。但是现在你先记住我说的和你刚才说的，我们把这个放在一边，先说别的，最后再回头说这个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没问题。” 　　  
　　看来刚才我是被那些邪教人士搞怕而错怪她了。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我们说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吧。所谓的精神感应你知道吧？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知道。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如果精神感应这种事情，发生在两个人身上，虽然会很奇怪，但是也不是什么新鲜的。可是，如果精神感应这种事情发生在两个粒子上，你还能理解吗？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哎？！又是量子物理？你说的是无条件电运吗？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别紧张，我不想说那些什么物理，而且我也并不懂那些东西，但是我知道一些事情。那是我的一个学生一直不明白的，他是个物理专家，他告诉我的这些。” 　　 　　 　　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等等，物理专家是您的学生？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我的追随者之一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追随您的什么？思想还是理论或者天分？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你会明白的，现在从八卦回到刚才的话题？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哦，不好意思。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那个物理专家曾经告诉过我，两个完全没有关联的粒子，会互相干涉。比方说粒子X和粒子Z吧。他们打算把粒子X发射出去，目标是粒子Z，目的是干扰粒子Z。但是，在把粒子X发射出去前，粒子Z已经被干扰了。而且，那种现象最后证明和发射后的干扰结果是一样的。就是说，粒子Z提前感受到了来自粒子X的干扰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这个我知道，粒子的无条件关联特性，这种实验很多。还有把粒子A动能改变，粒子B也莫名其妙的一样会改变，诸如此类，太多了，只是没人知道为什么。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我知道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啊？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别发出那种声音，没什么好惊讶的。我来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儿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还是忍不住激动了一把，甭管她是真的知道还是假的知道，能说出这种话的人，至少值得让我去接触。因为我听腻了那些神啊，宇宙人在控制，还有什么法力无边的鬼话了。没一个能带一点儿理论依据的，动不动就照搬宗教和传说内容，连点儿创新精神都没有，真的听腻了。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我们做个好玩儿的实验吧。你知道电影、电视中常用的蓝幕技术吧？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知道那个。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我们用那个来做。先找一条蛇。然后除了蛇头和蛇尾，其他中间的部分都涂成蓝色的，然后把蛇放到一块同样蓝色的地板上，再用摄像机拍下来，放给你看，你会看到什么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我只会看到蛇头和蛇尾在动，看不到蛇的身体……啊！我懂了！” 　　  
　　她有点儿不耐烦：“我说了你别发出那种一惊一乍的声音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抱歉，你接着说。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就是你刚才懂了的那个意思。蛇头和蛇尾之间，有涂成蓝色的身体联系着，只是在拍摄后的画面上看不到罢了。你看不到，不代表不存在，其实是存在的。那两个看似无关的粒子，其实只是一部分——我们能看到的部分。而互相作用关联的，我们目前却看不到。或者说：我们现有的仪器检查不到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没错，不过你这个说法有个致命的问题：你还是在假设一种解释。同样的假设用平行宇宙理论和超弦理论也可以假设出来。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平行宇宙？超弦？那是什么？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你不知道？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我不知道，你知道？告诉我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花了大约40分钟时间，简单扼要，并且不负责任的解释了一下那两种理论最最最基础的观点。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我大概明白是什么意思了。不过两种理论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而且是很重要的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什么问题？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那种解释仅仅限于某种物理层面，不能解释一切，或者没想过解释那些，只是就某个现象假设了一种说明。但是在别的方面，会出现新的问题，要不就是根本不能应用以及证明。而且在某些点上，我并不和他们冲突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洗耳恭听。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实际上时间和空间都是我们自己下的定义，好像这是两回事儿，其实不是，都是一回事儿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打断一下。‘时空一体’概念其实在相对论里面已经提出来了。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哦？那我不知道。不过时空这个词，还是一种合并的状态。因为我们还做不到跨越时间，所以对于这种结构概念很费解。我不认为时间和空间可以拆分。而且，对于多宇宙理论我觉得有点儿好笑。为什么用这个宇宙，或者那个宇宙来做区分呢？宇宙是很多个？这个数量单位本身就有问题。所谓的多宇宙是不存在的，我宁愿用‘这种宇宙’这个词来说明。你的过去、你的将来、你的现在，或者在遥远的一万亿年之后，以及在一万亿年之前，都是一样的，而且一直都存在着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嗯？能不能再解释详细点儿？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就拿那个多宇宙理论说吧，那个观点没错，说宇宙有很多个，有些是唐朝了，有些是原始人，还有是和现在很像的，还有你早就死了的。是这样的吧？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嗯，是这样。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可多宇宙的问题就在于，那种观点认为很多个宇宙存在、平行。那种想法还是用时间来划分了。我再说一遍：其实时间和空间，不是两回事儿，是一体的，只是我们人为的从概念上给拆了。为什么拆了呢？因为我们对于空间、时间这个概念，只是因为自身存在于某一处、自身只能存在于某段时间，所以我们用这个来划分出了一部分：现在。也就是所以我们会一直用因果概念来判断事物。有因，才有果。但是现在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，我们发现了因果问题的重大漏洞——粒子的那种奇怪关联。然后就想不通了，为什么会那样呢？多宇宙认为是别的宇宙在影响；超弦理论认为只是一个粒子震颤产生的效果，而不是两个粒子。据我所知，还有一个什么全息投影理论对吧？对于那些，我只是觉得很有趣，但是并没兴趣。就好比你看到小孩子在玩儿泥巴，觉得很有趣，但是你并没兴趣参与。你告诉我的这两个观点，还有我听说的全息宇宙理论，其实都是一种很片面的看法。细想想看，这些解释也好，学术观点也好，还是建立在时间不同于空间这个基础上。并没有逃脱出那种认识上的枷锁。多宇宙或者超弦理论，还是针对一个现象做解释，并非企图做所有的解释。也正因如此，这些东西都是片面的，不能解释所有。” 　　 　　 　　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好像是这样……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没关系，你可以不认同，但是我现在就敢断定一点：因为那些学术观点或者理论，还是依托现有对于时间、空间的认知上的，那么这几种理论，一定会做重大的修正或者彻底崩毁。因为延续因果的这个概念，是一种狭义的定位态度，迟早会崩坏，所以依托在这之上的这些理论，肯定会像我断言的那样。当然你可以不信，不过我现在可以立下字据。你会看到那天的，而且不远。” 　　  
　　她说得那些，在我看来的确惊心动魄，但是她的表情极为平静。我知道那种平静的根源——自信。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字据倒是不用立，我更想知道的你的看法。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这一切，过去的、过去的分支；现在的、现在的分支；将来的，将来的分支，其实全部都在一起。没有过去、现在、将来，不用我们的时间概念划分。听懂这句话，是最重要的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听懂是听懂了，就像上下左右的概念一样，只是依照我们感受到的引力来定的，本身没上下左右。但是你说的这些全部杂乱的混在一起……我想象不出。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纠正一下：并不是杂乱的混在一起，而是一直就在一起，不可分割。也就是这样，才造成了我们的因果概念。其实抛弃把时间和空间拆开的那种观点，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并不复杂或玄妙，很好解释。粒子为什么关联的问题，可以解决，因为本身就是一体的；两个人怎么就会有精神感应的问题，也可以解决，本身就是一体的；有时候遇见一些事情能发生的问题，可以解决；鬼魂，外星人，飞碟，超自然，甚至非线性动力关系，都能解释的清。为什么能解释清呢？因为我们只看到了一部分罢了，看不到的那些就是涂成蓝色的那些。其实这种看的概念，本身就局限于自身了。还有就是这一切，都是最基础的一种物质组成的，那么这些东西不管叫粒子也好，叫能量也好，或者用很基本的夸克来说也好，全部都是这些，没有例外。那也就是可以断定，所谓物质，其实都一样。你身体里有你祖先的物质，也有别人祖先的物质，也包含了你将来后代的物质，也有恐龙三叶虫的物质，也有太阳的物质，也有别的星系的什么东西的物质，都是一样的，没区别。再有，反过来看，所有那些解释不清的事情，都在证实我所说的是真的，而不是像那些超弦、平行宇宙一样，到了某个问题解释不通了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我怎么觉得有点儿否定物质世界的味道？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正相反亲爱的，正相反，我是在肯定这个物质的世界。我很明确的在肯定这个物质的世界。不过，我认为物质是有尽头的。我们现在在拼命探索宇宙边缘，其实在探索的不是宇宙的边缘，而是在探索物质的边缘。等到找到宇宙边缘的时刻，那也就是找到了物质的尽头。这种宇宙，就是这样的了。再说回来，非得用数量单位的话，那么，所有的宇宙，所有的因果，所有的上下左右前后，所有的你我他，全部都是在一起的，就像一大块果冻一样，没有任何区别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是宿命论吗？就是个人无力更改什么，早就注定的？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你忘了吗？我说的不仅仅是一种过去现在将来在一起，也包括了无数种过去现在将来。你可以改变或者有新的选择，但是肯定是在这大块果冻里的——还在物质里面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那改变的问题呢？怎么做出的改变？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这就是最开始我们说的了。还用那个果冻的比喻吧：那大块果冻里，会有很多很多极其微小的气泡，那些气泡，不属于物质，属于什么呢？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属于什么？” 　　  
　　她伸了个懒腰：“好累啊，我轻易不给别人讲这些的，我怕带来麻烦，结果还是带来麻烦了——两个医生精神科医生已经是我的追随者了。所以，现在那些人限制我活动，除了上班，只能呆在家里，哪儿也不让去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那些人？谁？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医院的那些人，说我是危险的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……好吧，你的确很危险。你的父母呢？相信这些吗？” 　　  
　　她没直接回答：“我爸信一部分，我妈认为我疯了；你后天有空吗？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哎？还带上下集的？现在告诉我吧。气泡、物质的尽头，都是怎么回事儿？” 　　  
　　她平静的强调：“我累了，后天下午我有时间，现在不想说了。” 　　 　　  
　　第二天我啥都没干，疯狂的找资料——能找到的所有资料，我企图找到问题来推翻或者质疑她的观点。但是我发现，的确像她说的那样，所有解释不清的事情，都能用她的观点去解释清。或者说都是在证实她是对的。这让我很崩溃，因为我目前还不敢确定那就是我要找的真实，但是如果那是真实的话，我必须有足够的信心能够确认，否则我依旧会坐立不安，辗转难眠。 　　  
　　我很期待着那个后天。或者说，我期待着了解物质的尽头？不属于那一大块果冻的世界，到底是什么？

《果冻世界——后篇：幕布》

“我不是很清楚大多数人在受到那种全新世界观角度冲击后，会有什么情绪反应。不过我基本能想象大致几种。无非是：震惊；愤怒；不屑；嘲讽；谩骂；不解；困惑；赞叹；悲哀；质疑。也许还有更多吧？而我属于质疑的那种。这个质疑不代表不相信，而是需要一个认知过程。当然了，如果能从最直观的表面现象做个实例肯定会令人信服的。这也就是魔术师为什么在过去被称作魔法师、幻术师，同时还有可能为皇家服务的原因。” 　　  
　　“但是魔术，毕竟是魔术。当我们的技术发展到可以揭开谜底的时候，就会对此不屑一顾。不管那是化学也好，物理也好，手法也好，只要知道了，大多数人都会不屑。所以，我们不能责怪魔术师对于背后那个真相的保密。” 　　  
　　“但是，如果有一个永远解不开的魔术呢？魔术师已经不在世了，至今都没人知道那些是怎么做的，至今都没有谜底，至今都用无数种方法，无数种现代技术都不能重现，那么，那个魔术会不会成为传说？或者，那个魔术干脆就被否定：那只是一个传说罢了。” 　　  
　　“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，被否定的可能性是最大的。因为，这是物质世界。” 　　  
　　上面这段话，是第二次见到她的时候，她说的。 　　 　　  
　　在去之前，我花了一个多小时重新听了一遍第一次的录音部分重点。在进门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在深呼吸调整心跳。这让我有点儿沮丧。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你好，我如约来了。” 　　  
　　她还是盘腿的状态，不过腿上蜷着一只猫，纯黑，没有一丝杂毛。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嗯，你想接着上次的听是吧？上次说哪儿了？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果冻里的气泡。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嗯？什么果冻的气泡？” 　　  
　　我有点儿崩溃：“要不，你再听一遍你上次说的？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哦，好。果冻那部分就成，别的就不用了，听自己声音有点儿怪怪的。” 　　  
　　在她简短、跳跃的听了录音之后，说了上面那段话。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我有点儿懂你的意思了，你是说这个这个世界是物质组成的，所以也就需要物质来确定，否则就被认为是空谈？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你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没？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什么？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谁都明白，我们的认知，只是脑细胞之间那些微弱的化学讯息和电信号罢了，这个已经是被认同的了。但是却都沉迷在那些电信号和化学信息的反馈当中，不能自拔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你是说那部电影吗？《The Matrix》，黑客的那个。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不，我要说的不仅仅是那样。你留意下会觉得很好笑。精神这个东西，我们都承认，但是不完全承认。被物质证实的，我们承认，不能被物质证实的，我们不承认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说说看。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能证实的我就不说了，说不能被证实的吧。你想象一件事情，就说你想着自己在飞吧，别人会说你意淫，说你异想天开。但是你想象自己吃饭，只要不是什么古怪的场合，没人会质疑你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你说的是想象力吧？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所谓想象力，源于什么？思维？精神？不管怎么称呼那个根源，想象力不是凭空来的，有产生想象力的那么一个存在。但是为什么会出现想象力呢？你会用进化来解释，就是在大脑里做个预演。比方说你是猿人，你去打猎，在抓住猎物前，现在脑子里想象一下，你该怎么怎么做，然后呢？你就按你想象的照做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想象自己伸手一指，猎物直接成为烤肉，那你会实现不了，你摇摇那颗并不是很发达的脑袋，然后努力往你能实施的部分去假想，去推演。逻辑上看是这样吧？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这个没问题啊，就是想象力造成的慢慢在进化在发展啊，有什么不对吗？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没有不对，但是想象力这个东西，不是人类的独有，动物一定也有。就说我家小白吧……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嗯？等一下，这只黑猫叫小白？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有什么好奇怪的？黑猫为什么不能叫小白？就说小白吧，如果小白犯了错，我揍了它一巴掌，它很疼，很不舒服，也许就会想象自己在神气活现的在揍我，或者想象自己没犯错。反正是在想象着什么。或者小白在抓兵乓球的时候，有没有事先在脑子里演习一下，然后确定怎么抓？我觉得应该有的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猫去抓是本能吧？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下意识的？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……好吧我输了，下意识也是思维的一部分，也源于精神方面的那些。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嗯，现在问题出来了，这些思维，肯定是行为的提前预演。如果你很排斥猫的思维这种说法，就不说猫了，那么就说人。这个你不会排斥了吧？人的很多行为都是用思维预演的，而预演的基础是经验，我们通过活这些年积累下来的经验。但是，这个经验还是物质的。你知道狼孩、猪孩的那些例子吗？” 　　 　　  
　　  
　　我隐约知道她要说什么了。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知道一些。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说狼孩吧，那些生物学家说人类现在的四肢构造不适应野外环境了，而且不能适应四肢共用的奔跑，但是狼孩的出现，抽了他们集体一个大耳光。狼孩用四肢跑的飞快，不比狼慢。甚至犬齿也比普通人发达，而且最有意思的是，尿液里居然会有大量的生物信息素，那是犬科动物的特有标志；狼孩鼻粘膜细胞也很发达——就是灵敏的嗅觉。这是什么？一种适应对吧？为了适应而进化或者说是退化。可是根本的原因，他，认为自己就是一只狼，精神上的认可，直接支配了肉体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狼孩都是这样吗？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我查过，几个狼孩都是这样，如果不用狼抚养，换成别的呢？我很想知道，如果一个婴儿，出生起就被外星人抚养，而那些外星人会飞，而且也告诉那个婴儿：你就是我们中的一员，除了长得不一样，我们都一样，那会不会这个孩子长大就会飞了？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你还是在假设。你可以假设他飞起来了，我也可以假设他飞不起来。” 　　  
　　她笑：“我是在假设，你不是。你是在根据经验判断。你根据自己的经验下了个定义，而我是在根据狼孩的那些，来假设更多的可能性。好吧，飞不飞的问题不说了，就看狼孩的例子，你现在还不认同精神的强大吗？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呃……认同了，精神很强大。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精神可以强大到改变肉体，能够把需要很多代才完成的进化直接否定，根据需要来调整肉体。可是问题再一次出来了：为什么我们的精神，反而又受制于肉体呢？而精神是怎么来的？死了后怎么失去的？是不是真的有灵魂？那到底是什么？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我不知道。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精神，依托于物质而存在于物质世界，但是并不同于物质，也不属于物质世界。精神，就是那大块果冻里的微小的气泡。” 　　  
　　嘲讽了我一天半的那个问题，终于揭开了面纱。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唔……物质的尽头，是一个精神的世界吗？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还记得我们前天说的那个吗？几乎所有宗教都提到过的那个‘圣地’，其实那是一种精神所在地。但不同于在这个物质世界所想象出来的那种精神，或者说用物质来看，精神的存在地，是超出物质界限的。精神，存在于不存在之中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我想想啊……说白了就是：精神存在于无物质当中？那不是很飘渺吗？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用物质的状态去理解，用物质当中的这个状态去理解，是这样。但是，我们却有同时认可着存在于物质中的精神。也就是说，这个精神不依托在物质上了，就不承认了。那么，我们认可的到底是物质还是精神？” 　　  
　　她把我问住了。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更大的问题是，我们认可的精神，却又因为物质的原因去否定精神。为什么？这么矛盾事情，怎么就会发生在物质世界呢？你用什么解释？平行宇宙？全息宇宙？超弦理论？或者其他什么学科？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嗯……这个……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平行宇宙的问题在于努力想用‘现在的时刻’这个概念去划分过去现在将来；全息的问题在于还是用物质去证明物质；而超弦更夸张，干脆否定那蓝幕前的那条蛇，认为那只是幻觉，其实蛇头蛇尾都是一种东西穿越过时间，在用肉眼看不到的速度来回窜。这些不管怎么说，都是限制于物质的，并不是对于物质的探索，而是用物质去证明。所以，我看不上那些，所以，我不接受那些。你明白了？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但是证据……” 　　  
　　她看着我：“我说的证据已经够多了，我记得那天说过，用这种方法，没有不能解释的事情。你也是过去，也是现在，也是将来。你的精神，可以想象过去，可以分析现在，可以预演将来，但是你的精神又被肉体限制的，所以你没办法用现在的眼睛，去看到将来。也所以你的肉体把现在反应给你，造成了一种循环状态——你的精神不属于物质，但是却受限于物质。因为你的精神不属于物质，所有也就只能依托于物质才能感受到这个物质的世界。你还是不明白的话，我可以打个笨拙的比方：还是那大块果冻，一个微小的气泡受限于当中，被果冻的周围挤压成一定的形状，但是这时候气泡滑动了，滑到另一块区域了，那么气泡的形状就会根据周围的挤压变成了新的形状。这个小气泡的对于周围的认知，受限于自己的形状，外面呢？是什么？这一大块果冻的尽头是什么呢？” 　　  
　　我坐在那里啥也说不出。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我这个比方极其不恰当，但是假如你真的听不懂，那么就这么先理解着吧。所谓‘圣地’的存在，绝对不是在这块果冻当中想象的那样。在这块果冻当中，你能到达一个大气泡，就已经很震惊了，但是当你彻底离开果冻的时候……你能明白吗？” 　　 　　 　　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我应该明白一些了。你是说我们的世界，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，以及相差多远的距离，其实都是物质，都是一个整体概念，用时间和空间来划分，是一个重大的认知错误。因为身处在某个状态，才会对于周边的现状产生一种假定的认知。而脱离了果冻的话，仅仅用气泡是没办法表述的，因为不是气泡了，完全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。之前的一切都没任何意义了。是这样吗？” 　　  
　　她皱着眉在嘀咕了一下我刚刚说的：“大体上吧……虽然不是很完全，大体上是这样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问个别的问题成吗？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嗯？什么？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你知道你的追随者自杀了几个吗？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2个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你认为是你的责任吗？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一部分是我的责任，但我不承认我说的这些而产生的责任，而是：并没弄懂那些人到底吸收了什么，才是我的责任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怎么讲？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我说了我知道的，我没办法控制别人的想法或者控制别人的精神。我也不想那么做。我承认有一些追随者送我钱，送我房子，送我别的什么，但是我都拒绝了。我没兴趣弄个邪教教派出来。不过，我只能说这世上有太多人不能明白问题的根源了。假设我说的是佛教，他们自杀了呢？我说的是基督教，他们自杀了呢？据我所知，为了宗教自杀的人不在少数。为了证明他们心诚，其实反而那是一种迷惑的状态。记得一个精神病科医生自杀前，曾经对我说，很想看看物质之外。我当时真的懒得解释了。如果我想的够多，应该问问他打算用什么看？眼睛？但是我没想到他会那么做。也正是那之后，我再也不用种子那个比喻了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什么种子的比喻？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我不想说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我很想知道，你也看得出，我是那种质疑的人，对于你说的那些，我并没有完全接受，我也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想法。所以，你告诉我吧？” 　　  
　　她极其认真的看了我好一阵：“我曾经对他说：埋葬一个人，意味着死亡和失去。但是埋葬一颗种子，代表着全新的生机即将开始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原来是这样……那个医生理解的问题。” 　　  
　　她表情很沉重：“人的精神，其实是很复杂的，而且根据认知和角度，会产生无数种观点。假设我说我喜欢红色，有人会认为我喜欢刺激，有人会认为我在暗示想做爱，有人会认为我想买东西，有人会认为我其实饿了。但是我并没那么多想法，我就是喜欢而已，说出来了。你要是非得用潜意识和什么分析法去分析，我也没办法。对于我跟你说的这些，我只是说了，至于你之后要自杀，要上吊，要结婚，要出家，都是你的判断，不是我的。再次用种子来说明的是：我种下了，不代表我要呵护着发芽后的那一切，我也没责任、没义务、没精力去照顾那些。我只是种下了，而已。更多的，超出我的承受能力了。如果没有那种承受能力和辨析能力，最好什么宗教都不要信，否则信什么都是会出事儿的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这的确是个问题……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我说了：精神，不属于物质，谁也没办法去彻底的控制。如果能控制，只能证明一点：那个被控制的精神，是很脆弱的存在于物质当中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你对此很悲哀吗？” 　　  
　　她想了好一阵：“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。精神，可以让你决定自己的一切。但是你非要认为物质束缚自己了，那谁也帮不上你。物质之外，不见得是好事儿，当然也不见得是坏事儿。现在对于这点，我也没办法判断到底是怎么样的。因为我只是看到了，并不是一个体会者。存在于物质了，那就存在着吧。而好奇想弄个明白的人，就去研究好了；惧怕未知不想问为什么的，那就不去追寻；现在没决定到底是不是去探索的，那就先犹豫着。没人逼着你去做什么，也没有谁好谁不好的标准，没有怎么是聪明怎么是愚钝的衡量。精神是随心所欲的，那就真正随心所欲吧。在最低落的时候，可以开心。在最得意的时候，可以悲伤。这些都是精神带来的。而不是物质带来的。所以我告诉你，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，我没办法用物质的比喻来彻底的演绎精神的问题。我只能揭开魔术师身后幕布的一点点。剩下的事情，我也不知道。” 　　  
　　小白懒懒的抱着她的腿，把下巴枕在她的膝盖上，愣愣的看着我。我能看到它的眼睛在闪烁。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谢谢你，我吸收了。” 　　 　　  
　　大约一个月后，某天中午突然接到她打来的一个电话。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还追寻着呢？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嗯，继续着呢。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你的好奇心没有尽头吗？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你对于我好奇心尽头的好奇心，也没有尽头吗？是什么让您想起我了？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就是因为你的那份好奇心，无意看到一句诗词想起你的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谁的？哪句？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纳兰容若写的那个……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嗯，知道了，‘人生若只如初见’。”